



◀吴冠中《双燕》图。吴冠中曾写过一篇文章，称宁波火车站附近的民居就是《双燕》的母体。

▼改造后的“花屿双燕”景点。

何良京 小议月湖“花屿双燕”景点改造

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的经典名作《双燕》图的母体、“老宁波”心中的一个重要地标——“湖西河杨柳树下”在月湖景区管委会等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下，当年“青砖黛瓦·双燕翩跹”的清丽风貌得以重现，且随着新景点“花屿双燕”的落成，当地成了宁波市民的新晋“网红打卡点”。对此，颇感欣慰，因为笔者两年多前，在《宁波日报·四明周刊》上发表过题为《“双燕”飞过“杨柳树下”》的文章，文中呼请：借名家名作的影响力，把《双燕》图的“母体”，按原先模样予以改造恢复，讲讲这个名人名作发生在宁波的故事，从而扩大阿拉宁波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，如今，愿望成真，开心自不必说！

然而，在众多的喝彩叫好声中，也有不少朋友表达了些许遗憾，认为景点和画作比较有不少差异。譬如，现在的主体建筑外墙没有涂刷成和画作一样的白色，柳树也不够高大挺拔，建筑外貌没有画作简洁等。前些天，笔者在观景台前，刚好碰上原同事陪着一位来甬公干的高校教授慕名前来观景。那位老师看后发表现场感言，表示她基本同意上面说法，认为双燕景点和画作有不少差异，因此改造不能说很成功。她觉得如果能完全按画作而来改造，或易地另外打造一处《双燕》图景点，让游人到此一游时，拍照留念做个“画中人”，可能会对发展旅游更有好处等。

对此，笔者自觉既无艺术修养更无什么权力可予以评判，更何况这里并无是非对错之分，只是见仁见智的观念不同罢了。只是笔者也认为改造确有遗憾，然问题刚好相反，就是感觉改造有点太屈从于画作了！

齐白石以一个出色艺术家的敏锐眼光和哲学思维，对画作审美有一个精辟的定位：“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太似为媚俗，不似为欺世。”《双燕》图能让“老宁波”一眼就看

出这是“湖西河杨柳树下”，这应该说达到“似”的标准了。可从严格意义上说，《双燕》图的画面和“母体”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，也就是“不似”了！就是在这“似与不似”之间，才成就了作品的经典——作品母体虽是单一的“杨柳树下”，可吴冠中的“胸中成竹”却是江南水乡的特色民居。笔者认为《双燕》图的成功，正是得益于神似。如果百分百地追求极端近似，那画作比得过摄影吗？

上面乱说了一大通对《双燕》图的认识，其实只想说明一个意思，即当年的“杨柳树下”或“花屿双燕”只是《双燕》图的一个母体，仅是画作的参照对象，画作不是母体的翻版。正是鉴于这样的认识，笔者认为现在的改造，还是有不少屈从于画作之处。最大的不同就是河埠头。原来的河埠头是单向的，不象现在这样是开放式的，这完全是图中的模样。还有原先的大柳树是紧靠湖边且倾斜向着埠头，所以它还能给在埠头淘米洗菜的居民遮风挡雨。当然我们也理解，由于场地狭小等限制，画作焦点的杨柳树能栽成现在这样已经非常不易了……

反之，如果我们把主体建筑像画作那样涂抹成白色，把外立面按画作极简的线条整改，那她还会有曾经沧桑的模样吗？再进一步推问，如果把基本样貌都改掉了，那“杨柳树下”还能称为《双燕》图的母体吗？所以，笔者认为，如果能原汁原味地保留母体的本来面貌，不仅能给看图观景者去体会画家的想象力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画作“寻根”的好奇心，当然，更能激发出阿拉宁波人心中的自豪感！



扫描二维码
可阅读全文

推荐榜



张登贵
有一种评论
叫“新闻随笔”



龚国荣
红梅花儿开
快去中山公园探梅



午歌
人生是篇大文章，
你值得去努力书写



想象力
腊八节和
一个故事



陈慧
菜市忙人

开明街不倒翁 雁村，宁波的香格里拉

宁波人一贯低调，但是雁村却号称“宁波的香格里拉”，它是个塘溪镇的小山村。来到这里，每一口呼吸都十分清新宁静，如同进入了古代。

据资料介绍，雁村，又名童夏家村。为什么有两个名字呢？因为这个村庄沿溪而建，村子狭长，在过去分为两个村庄，上游为童家村部分村民搬迁过来组建的村子，因形状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雁，被称为雁村。下游村庄的村民基本都姓夏，叫做夏家村。现在两个村庄合并，改称为童夏家村，然而人们还是习惯称它为雁村。

村内拥有多处古道、古桥及保存完好的古建筑，现在村里的桥多达7座：永晏桥、永靖桥、中兴桥等，这些桥将两岸紧密地连在一起，组成一幅小桥、流水、人家的动人画卷。

这里也有一条风车公路，上山的路却陡峭弯道多，路面多为石子路，要做好徒步的准备了。但山腰附近有一个观景平台，可以在这里驻足观赏风车。

沿溪有许多小溪流汇入，它们也形成了美丽的风景。接近山坡的地方有一棵高大的桑树，下面有一口清潭。这口清潭在地势很低的溪涧里，看起来像一口井。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桑树下龙潭。



作者简介

资深媒体人，宁波晚报原副总编辑，退休后协助编辑《宁波水文化》，几年下来，有些心得，乐意和朋友们分享。